

史記



孟嘗君

平原君

范雎  
蔡澤

信陵君

樂毅

十三



史記卷之九十五

史記卷之九十五

楚 鍾惺 批評

孟嘗君列傳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

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

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

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

齊之邊邑，不勝，亡走，齊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

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

孟嘗君列傳十五

孟嘗君列傳十五

孟嘗君列傳十五

孟嘗君列傳

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  
魏將龐涓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  
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  
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宣王  
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  
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  
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  
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  
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

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

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

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

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

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

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

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

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父之文

承問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

嬰封入之闕之地及之泉之陸之相之見之意

得如此

九之謂之利也

其其自其其

人之代也

怒謂不迫也

又作條

主意在好客如  
從此發端可甚

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  
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  
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  
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裋  
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  
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  
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  
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  
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而文果

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  
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子孟嘗君舍業  
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  
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  
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  
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  
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  
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剝士以此多歸孟  
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

殺、一、客、矣、

○細○心○秋○平

子而登者備

爲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  
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  
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且代從外來見  
木闕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  
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  
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  
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  
嘗君乃止齊潛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  
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

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  
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  
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  
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  
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  
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室有能爲狗盜者曰臣  
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  
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  
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

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  
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  
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  
能爲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  
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  
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  
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  
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  
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

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  
縣以去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  
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  
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  
爲西周謂曰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  
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  
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  
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  
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

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齊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

魏子以孟嘗之  
客而代爲孟嘗  
相客之用濟其

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還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潛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

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

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潛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潛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



四君好客信陵  
尚矣平原眼不  
及孟嘗然其意  
則在於自為者  
則中立為諸侯  
是其上意端宿  
處然孟嘗絕後  
而平原得與趙  
俱亡有天道焉

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  
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  
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  
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  
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  
長曰客何所為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  
又蒯緤彈其劍而調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  
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

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孟嘗  
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  
傳舍長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  
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其年馮驩無  
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  
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  
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  
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  
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大宛傳  
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曰：賓客入戶，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子墨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

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口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

戰國好士而不  
知恤民馮驩此  
著少不得

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  
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  
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  
也焚無用虛借之券損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  
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  
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  
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  
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  
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

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  
士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  
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  
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聽  
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  
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  
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  
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  
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

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計在，未可知也。秦王大喜，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鞞，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鞞，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雌雄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

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羈彊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

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向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馬驪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

反者向也

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此句打動○好客○士之○心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多。不虛矣。

自喜之不亟矣。其相文者，今稱先生得復其位。  
八人執中，蓋六萬餘家矣。卅之，執孟嘗君，使各  
與淵、魯、穀問其效。曰：蓋嘗君，味姪天下，到對遠  
太史公曰：昔嘗君，臨其封，聞里率，暴禁羊泉。  
命突聞，衣坐之言，並不奉，幾幾知之乎。孟嘗君  
賓客之，羅陳，謀，邀，容，映，新，孟嘗君，再，執，曰，竭，或  
其中，今，其，夫，登，賓，客，昔，去，不，豈，也，豈，士，而，封，豈  
而，博，濟，其，習，而不，願，我，法，博，而，滋，暮，漢，世，也。

史記卷第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十六

楚 鍾惺 批評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  
喜賓客，賓客益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  
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  
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躉者，槃散行汲。平原君  
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躉者至，平原君  
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

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鬻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鬻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鬻者美人頭，自造門進鬻者，因謝焉。其後門下

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備定二二百人。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是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

贊於平原君曰

遂者前自

備負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  
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  
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未立見今先生  
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  
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  
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  
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  
毛遂偕十九人相與日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  
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

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

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

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中

日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

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

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

所以叱遂者以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

得恃楚國之衆也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

叱者何也且遂闖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



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衆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帥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由王弗知意馬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

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凡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案者自歃言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君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

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傅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邯鄲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刻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

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歿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

也奇事

此處亦會

封賞大抵若此

平原君傳

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

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躑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歿，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

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人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

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

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必能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

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

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弃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

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歿，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歿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

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  
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春勿予樓  
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  
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  
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  
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  
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  
然天下將困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  
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

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  
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  
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  
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  
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  
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  
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  
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  
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

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  
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  
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  
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  
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  
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  
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  
諗，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  
諗，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

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  
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  
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  
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旣以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  
戶侯卿相之位，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  
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  
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  
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



古人所謂窮愁者意有所為而不遂不能救魏齊之死此即虞卿窮愁莫將此二字看太淺

史記卷第七十六  
賭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書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幸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史記卷第七十六

史記卷第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十七

楚 鍾惺 批評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讓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

史記

卷七十七

信陵君傳

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右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

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俟，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信陵君傳  
二

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  
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  
子引侯生坐上位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  
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羸之  
為公子亦是矣羸乃夾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  
枉車騎自迎羸於眾人廣坐之中不空有所過  
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  
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  
以羸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

離說明耳當另字

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

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

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

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

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在夫人数遺魏王

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

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

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

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

史記

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  
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  
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  
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  
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  
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  
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  
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容往赴秦軍與趙俱  
歛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

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  
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  
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  
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  
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  
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  
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  
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  
侯生乃屏人問語曰嬴聞昔鄙之兵符常在王

○侯○生○之○勇○也○此○不○恐○公○子○之○勇○也○此○不○

愁○侯○生○不○言○也

信陵君傳

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方能竊之羸聞  
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  
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  
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  
辭願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  
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非救趙而西却秦此  
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  
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日將在外主令有  
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

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

定一擊晉鄙之朱亥與有心人舉步皆有開着

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

公子泣侯生日公子畏歾邪何泣也公子曰晉

鄙嘍喏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

畏歾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

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

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

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日臣宜從

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晉鄙軍之日北鄉

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魏矯魏王令代晉  
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  
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  
哉欲無聽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  
遂將晉鄙軍勒兵下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  
今地著父子俱在軍中兄弟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  
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  
有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  
軫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

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

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到魏王怒

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

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

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

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

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

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

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

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

晉鄙兵以救趙於魏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

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

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

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

東階上自言臯過以在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

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

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

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

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

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

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

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博徒賣

漿者游公子妾人其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

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

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

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

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

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

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

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

歸魏此語有力

○世の人の

公子偏知此兩人平原

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  
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  
子公子領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  
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  
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  
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  
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  
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  
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

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  
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  
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  
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  
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驩遂乘勝  
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  
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  
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  
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



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欲其立之。秦數使及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且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

唐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孟浪人所爲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古之好士者其於士皆一過而得之公子  
無忌居魏得侯嬴去魏入趙得毛公薛公  
皆一過而得之者也一過而得之者識也  
無識不可以好士然則好士者好其所一  
過而得之者而已曷爲乎士無賢不肖皆  
尊而禮下之也曰此好士者之招不恃此  
以得士也方公子虛左迎侯生生之倨公  
子之恭正公子與生之相視莫逆者也惟  
公子與生知之諸客不知也諸客者正所

謂無賢不肖皆尊而禮下之者如探得  
趙王陰事及所遣說魏王救趙而不得者  
皆其人也當其時非惟公子知侯生生亦  
能知公子侯生知公子之必能救趙而後  
教之竊符何以知生之知公子之必能救  
趙而後教之竊符也曰於侯生之歿知之  
侯生曰合符而晉鄙不聽必擊之於是公  
子泣公子泣而生益不得不歿侯生歿以  
償晉鄙且以謝其教公子竊符之罪耳然

也雖日斬美人造覺者之門何益哉故好士而不得士之利者平原也不得士之利而有好士之名上與下忌之而受其禍者陳豨也魏其侯也吁此無識之過也

子建請鑿鑿臨當奇錄非輝因入之言也  
歷不職而公乎且不特為公乎矣其責公  
職之亂絲而手公韓公聞之猶二公非非

史記卷第七十八

楚鍾惺 批評

春申君列傳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

又守層層相銜  
節節相生其極  
驗處皆從開力  
出之

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  
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歿於秦頃襄王其  
子也秦輕之故言其輕也患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  
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  
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鴛夫受其弊不  
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  
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  
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  
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

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  
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  
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  
酸棗虛桃人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據王之功  
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  
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  
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  
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  
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



史記  
卷之八  
春申君傳

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

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隣國，敵也。詩云：趯趯龜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

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捐顛，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

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鉅湖陵，礪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是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

史記卷七十一  
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泰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

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

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

○人所○知○之○續○此○竟○開○相○如○大○智○而○小○川○之

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

好勝智消の得

春

申○君○の

○者○者○の○前○心○

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

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歿，願賜歿。」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

歇の死に對するに、應侯、意を以て、

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

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

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

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

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



非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  
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  
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  
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  
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  
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  
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非伐滅  
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  
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

楚爲璫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

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

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

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

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

西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

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

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

君曰人皆以楚爲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

春申客止一朱英而不能所用何客

無端神人有情

春申君傳

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亡不能愛許鄆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何以恐之文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

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媵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鄆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費用事久多失禮

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居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

小人之志，至之精

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

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

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偏有此事，事秦  
巧合成奇文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旋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春申君楚功臣也。上書秦昭王，全楚護楚。

太子歸國其功在社稷然皆從富貴起念所以不能燭李園之奸所謂富貴到手器滿智昏也詳其始末與好士無干太史以四君同稱好客亦是作文章牽合之病

第七十八

史記卷第七十九

楚 鍾惺 批評

范雎蔡澤列傳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旣歸心怒雎以

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如此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

一、范睢耳來王知之鄭安平知之王稽知之何魏齊須賈之獨聞也故曰禍來神昧

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一仇不敢盡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滎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

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  
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  
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  
之之。所。使。之。下。有。恐。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  
乃巴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巴報使因言曰魏  
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  
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  
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  
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

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狀天下  
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  
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  
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  
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  
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  
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  
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  
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

史記 卷七十九 三 大來堂  
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  
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  
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  
曾不足以當楨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  
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  
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  
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  
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主  
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吾厚家者

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  
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  
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裏利則行之  
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  
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  
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  
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  
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于是秦昭王大  
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于是范雎乃得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急○中○生○奇○  
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人其中王來而宦  
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  
有太后穰侯耳故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  
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  
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  
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  
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洒  
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  
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

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  
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  
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  
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  
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  
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  
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  
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  
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

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於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

哉。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被與，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立○言○妙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史記卷七十九  
六  
大  
惑於刻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效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生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

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

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備。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繆言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管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

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擊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

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  
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  
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  
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  
是振魏濟之木也不可則舉兵以代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  
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縮  
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  
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若木  
之有蠹也人之有腹心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

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  
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  
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  
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  
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  
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  
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  
本○主○意○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  
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

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

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晉而歿。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饑歿。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

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  
主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  
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  
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  
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徒千乘有餘。到關。  
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  
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  
既相。秦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  
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

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邨見須賈。須  
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  
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  
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  
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  
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縑袍以賜之。須

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于王。天  
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畱在張君。孺  
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

之唯唯亦得謁唯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唯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唯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吾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人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

范唯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唯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唯曰汝罪有三耳管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郤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唯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唯爲有外心於齊而惡唯於魏齊公之罪一



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日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旣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

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患，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

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  
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  
報所嘗用凡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  
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  
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  
范雎必報其仇乃詐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  
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  
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  
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

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  
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  
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  
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  
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  
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  
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  
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  
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

史記  
卷之九  
范雎傳  
七  
大來堂

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聞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聞行急士

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四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實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

侯席豪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外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宗，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

此句與前文無涉

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據魏錄妙秦傳，如一篇文字。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

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顴頰蹙齧，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

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

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

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

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

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

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

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

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辨智士也。

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

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

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

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

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寧有

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

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夫人生百體

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

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

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

應侯詞強而無

儀久矣

應侯此時欲釋

相位而無其受

之者也。非釋相

位也。釋其死也

蔡澤釋應侯於

死耳。豈奪其相

位乎。若相位則

又安可奪也。曰

若是則澤不幾

爲代應侯處矣

地乎。曰。久於相

而後死。地出焉

澤相秦數月。謝

病歸。相印未入

手之時。先辦此

條生路矣

史記 卷七十一 蘇秦傳

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  
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  
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  
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  
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  
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  
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  
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忠而不顧私設刃鋸以禁

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  
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  
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  
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  
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王彊國不辭禍  
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  
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  
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  
君子以義歿難視歿如歸生而辱不如歿而榮

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修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歟乎？夫待歿而後可以立

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問，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

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疆土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

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鶴犀象，其處勢非不遠矣，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



非不足以辟辱遠歿也。而所以歿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歿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

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

若靄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懼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歿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

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

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  
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  
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  
是而不退。則商君自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  
之。鑿於水者。見面之容。鑿於人者。知吉與凶。書  
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  
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  
明說也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  
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

即君何居焉。恐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  
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  
而不能拙。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  
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  
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雕敬受命。於是乃  
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  
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  
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  
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

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  
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  
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  
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  
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  
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  
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

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  
及二人竊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  
固彊弱之勢異也。然上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  
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惡  
能激乎。

睢之奪相位於穰侯也。其時勢難於蔡  
澤百倍。何者。穰侯威而相方有功。持其所  
有也。甚堅。睢疏而相方負。舉求釋其所有  
也。甚急。取所堅持者於威而有功之人。與

受所欲急釋者於疏而負罪之人順逆固已不侔矣故睢於穰侯上書不敢深言至再至三而後言之澤而取相印於睢授受立談間耳故穰侯之相睢真奪之澤之相睢自予之予之自我者身安而名全奪之自人者身危而名辱識時知幾睢不如澤穰侯不如睢也

史記卷第七十九

史記卷第八十

樂毅列傳八十

楚 鍾惺 批評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歿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

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僻遠，力不能制，於是  
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  
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  
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  
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  
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  
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  
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  
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

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  
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  
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  
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  
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  
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  
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  
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  
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

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

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

言敦厚動人  
字無此氣象

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  
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  
功哉會先王奔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  
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  
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  
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  
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  
此○請○難○當○人○  
口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  
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

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  
畜○幸○臣○之○理○又○不○自○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  
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  
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  
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  
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  
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  
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  
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



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  
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  
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  
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  
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  
先王以爲然、且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  
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  
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  
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

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  
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鬪丘之植植於汶  
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  
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  
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  
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  
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  
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入百歲之蓄積、及  
至弃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

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  
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管、伍、子、胥、  
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  
之、鷓、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  
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  
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大、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  
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  
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  
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

優解得明

晉士國之臣絕  
而復通如樂毅  
者甚少往來燕  
趙兩國安之君  
臣間非才與誠  
昏昧易言也

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  
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  
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  
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  
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  
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  
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  
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  
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

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  
去又與樂毅行徑相同亦燕王恨不用樂開樂開既在趙乃遣樂開書  
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  
不達身祗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  
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樂毅之累二子不失  
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  
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  
語不相盡以告隣里二者寡人不爲君取也樂  
開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

爲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  
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  
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  
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  
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  
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  
瑕公樂臣公趙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  
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

似別作不相  
于之語誕而有  
延

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  
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  
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取  
公樂取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  
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高帝性之樂臣公  
六年而秦滅世其對二十餘年高帝誅項羽  
取秦地起樂乘樂乘去取賦寸人賦取對十  
以味代補對正黨故表取王春樂王與樂非  
史記卷第八十



